

大雜院往事

增慧著

中南出版传媒
PUBLISHING & MEDIA

岳麓書社

DAZAYUAN WANGSHI

大雜院往事

增慧 著

顧名龍點



CTS
PUBLISHING & MEDIA
中南出版传媒

岳麓書社 · 長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杂院往事/增慧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1. 7

ISBN 978-7-80761-674-0

I. ①大... II. ①增... III. ①长沙市—地方史

IV. ①K296.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2181 号

大杂院往事

作 者:增 慧

责任编辑:蒋 浩 鄢 蕤

整体设计:山和水工作室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6

字数:230 千字

印数:1—5000

ISBN 978-7-80761-674-0/G · 1050

定价:20. 00 元

承印: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时间之水

何立伟

卫瑜兄是我敬重的朋友，我向来把他看做是读书人，虽然他从事的是商业活动，但骨子里，看重的仍是精神，向有问道的热烈与明性的追寻；又是侠义而温情的人，且有道德上的操守，不容易。有天他介绍他的朋友增慧，洪山寺的住持，说他写有一本书，想请我来作个序，问我答不答应。我想他来开尊口，我焉有不答应的道理。后来增慧大师就给我发来电子邮件，然而我并未收到电子书稿的附件。电话打给卫瑜，他说大师正在打印稿件，不日会给我送来。我说好，打印稿比在电脑上看要舒服得多。那天在朋友罗文亮家里聊天，说起此事，罗恰好是崇佛之人，虽办企业，仍以佛家的慈悲金针度人，吃素、念经，在宗教文化里筑精神之巢。他忙要我介绍认识大师，我说我也没见过。结果第二日他就去了洪山寺，又拿到打印稿交付给我。阿弥陀佛，他真是好人。

这年头谈佛的人仿佛越来越多，红尘沸沸，物欲横流，生命多半找不着归依，精神多半寻不到出路，故多苦闷，亦多彷徨，宗教有力量，亦有义务，安抚世道人心，使岁月安好，人亦无恙。但我是以兴趣为自己生命依托的人，故不信东土的佛，亦不信西土的教。我在审美中观照世界历史及社会人心，是取了另一种角度，或说在另一根针尖上立命安身。唯担心增慧大师所著之书，若是谈佛论道，我又如何开得口。好在书稿翻开，乃是谈的日常人生，也是大师回忆中的生活。这人生



是我亦经历过的人生，回忆亦是我也有过的回忆。还好，我可以随便闲聊几句，就像书中的生活一样日常，不必正襟危坐，法相庄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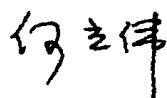
大师的书稿取名“大杂院往事”，实际上这只是这本随笔集的三十篇文章中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亦就是说，也只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写的是大杂院及其往事。但通观书稿，虽不全是写的大杂院，却全书写的皆是往事。是回忆的河水，从大师的心头流过，亦流过如我这样读者的心头。从内容上讲，文章可分五类：一类是写长沙的草根人物及生活，比方《龙哥、蒋哥、欢哥》、《牛婆塘的潘同学》、《薛三牛皮》及《满妹子》等；二类是写长沙的市井风俗及另类人群与人生，比方《弹四郎》、《河边头》、《茶馆里面提篮子的》、《搞空头路的》等；三类是写童年生活的回忆及当年时风，比方《大杂院往事》、《那个年代的服饰》、《那个年代的食物》、《那个年代的玩具》等；四类是写社会人渣或病态人生的，比方《智明》、《撮巴子》、《借钱》、《二老倌》、《王恩义》等；五类是怀念先人的，比方《外祖父》、《和老倌》等。这五类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容易勾起阅读者的生活经历与经验，记忆同感情。比方大杂院及旧公馆的那种生活，就让我回想起我住过的甫觉里跟芋园里以及藩后街，文中所述放学回家细伢崽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挑水，我亦是如此挑过。大师所描绘的细伢崽们所玩的玩具，如陀螺、铁环、弹弓等等，长沙的少年人哪个没有玩过？还有喜欢穿军装的年代及穿的确良的年代，不也是有着我们的青葱的写照么？但最勾起我的联想的，还是那些草根的面孔，所谓“万家墨面”，浏城桥的爱面子喜欢牛而又潦倒一生的薛三牛皮，会讲《三侠五义》、《太平英烈传》且又会唱梅兰芳、程砚秋的麻石街的六爹，还有让我想起长沙有名的“语录宝”的新生村的苏天光，在经营画廊中参悟人生的湖橡厂的许同学，薄命红颜运途不济的满妹子……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是每天跟我们擦身而过的面孔，曾经熟悉，如今同样也熟悉。他们的命运感亦是这个社会的命运感，他们的起落沉浮亦是这个社会的起落沉浮，因为他们就是所谓的“人民”。至于书中所精细描绘的长沙的市井民俗，我以为是写得相当准确而传神的，比方《河边头》里的那些行话跟黑话，不行走在长沙的街头巷脑，不浸淫在长沙岁月的光阴中以及各类下层人物生活中，断乎是写不出来的。而且，语言这东西，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随时间流逝而流逝的，

大师把它钩沉下来，也是勾出了历史的弱水三千，照见了我们曾经有过的一隅的生活。这生活业已发黄或消失，然而弥足珍贵。因为它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亦是长沙地方史的一部分。故，我以为，《大杂院往事》一书，有野史同民间档案的价值。若干年以后，当后人翻开它来，这价值便会凸显出来，尤其是那些业已消亡的生活场景、社会氛围以及城市细节同历史记忆。

增慧大师所写一切，无不是他的所闻所见，所感所知，因此无不写得有血有肉，生动在纸上，呼之欲出。他的笔蘸的不是墨水，是同情心与善意。看得出来，他对社会、对人、对生命，无不尊重，并且理解。即使对那些孽障很重的人，既洞明他的恶，亦祈盼他的善。于是这本书，除了记录，也是一种慈悲的担当。道心所在，莲花盛开。

增慧大师的文字是朴素的，记人记事的方式是古老的，但这皆不重要，重要的，是完成了他的宏愿，以一本书来纪念那些逝去的时代、社会、人与命运；让人了解历史也就是了解当今，愿被时间之水洗濯过的心，会变得澄明起来，弃了污浊，又于是洁净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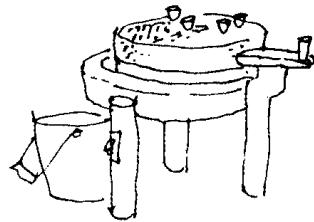
是为序。



2010.7.18

(何立伟，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沙市文联主席，著名作家)





目 录

004 时间之水……何立伟

001 大杂院往事

011 踮起脚尖

021 机关里的牛同学

025 牛婆塘的潘同学

028 湖橡厂的许同学

032 一撮毛

038 麻石街的六爹

043 满妹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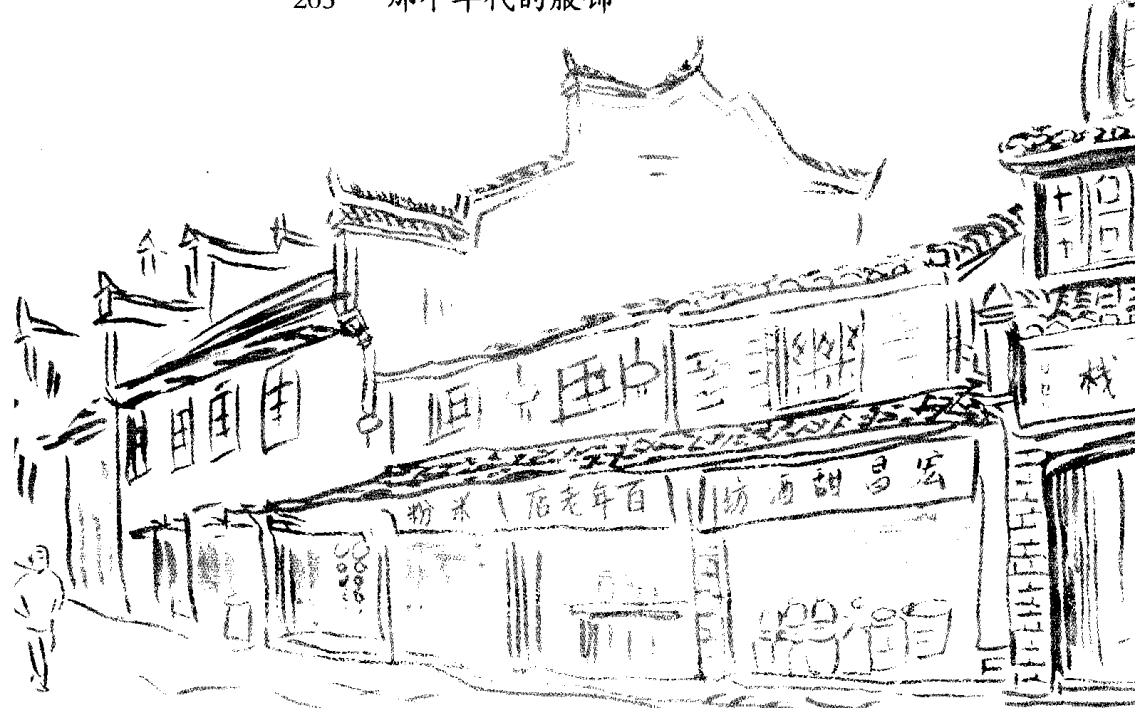
049 龙哥蒋哥欢哥

061 新生村的苏天光

067 薛三牛皮

072 智明

- 078 王恩义
- 085 二老倌
- 092 病人
- 098 借钱
- 106 河边头
- 113 六号门的船拐子和搬运码子
- 121 搞空头路的
- 127 茶馆里面提篮子的
- 134 弹四郎
- 147 吃菩萨饭的
- 159 摆巴子
- 164 高功夫师
- 176 和老倌
- 189 外祖父
- 196 那个年代的食物
- 205 那个年代的服饰



213 那个年代的玩具

219 名人

227 无情未必真释子……王跃文

230 生活史的审美与审美的生活史……刘勇

233 有一种文章写风俗……于建初

236 图画市井故长沙……南宫浩

238 质朴草根事，意韵绿檀香……朱朱

241 慈心救世 只眼写史……黄守愚

247 参考书目





大杂院往事

周桂华 题

多年前，省城的大街小巷中分布着好多公馆，根据《辞海》的注释，公馆即古代诸侯的宫室和离宫别馆，后来泛指一些比较高级的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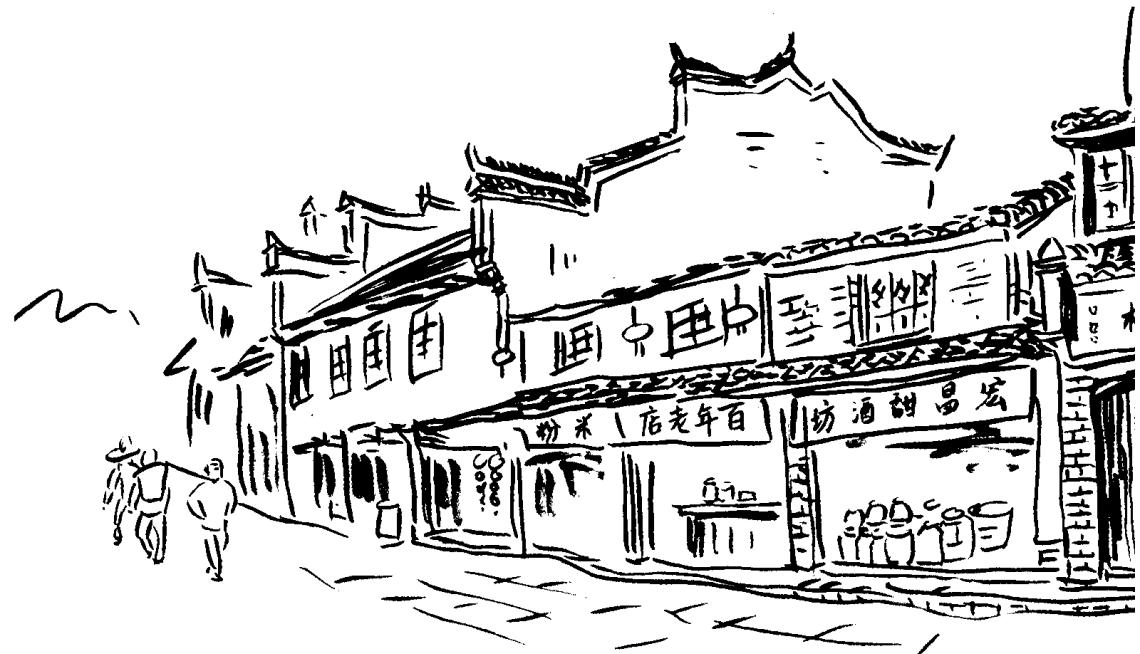
据有关资料记载，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许多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纷纷在省城建造高档的私家宅第，俗称官邸或公馆。如福源巷左学谦公馆、白果园程潜公馆、麻园岭陈明仁公馆、橘子洲唐生智公馆、乐新巷唐生明公馆、桂花井叶开鑫公馆、化龙池刘建绪公馆、西园北里赵恒惕公馆、中山路何健公馆、北正街李觉公馆、岳麓山王东原公馆、熙宁街王季范公馆、桃子湖方叔章公馆、三贵街陈云章公馆、铁佛东街刘廷芳公馆、坡子街伍芷清公馆、孚嘉巷陈公馆、十间头任氏公馆、学宫门正街梅公馆、吊马庄予园公馆等等。

因此地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公馆的朝向大多坐北朝南，东西两头是高大的风火墙，风火墙也是房屋的分户墙，公馆与公馆之间形成一条巷道。公馆的建筑材料多为砖木结构，用花岗石鼓形墩作木柱基座，墙基以三合土垫底，外墙为青砖或红砖砌就，不做粉饰，俗称清水墙，小青瓦或机制筒瓦屋面，也有少数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建成中西合璧风格的。

为了安全起见，院墙多为四五米高，公馆中央或前后院落都有天井，让周围的屋檐水和洗漱用水流入天井，然后通过下水系统排放出去，天井院落也为整座公馆起到通风采光的作用。

大公馆一般分为上下两层，楼下是门房、厨房、客厅、饭厅、浴室、厕所、佣人房、杂屋间，楼上是主人房、书房、客房、库房、阁楼、走廊、露台。公馆的楼梯、地板、扶手都是用木料制作的，窗户高大宽敞，便于通风采光，院内还有水井，既方便洗漱又利于消防。过去那些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全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就居住在一座这样的大房子里。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宣布没收封建官僚资产，大批前国民党军政要员、商贾巨富的私家公馆被当地政府没收或占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资匮乏，百废待兴，为了解决大批南下干部、转业军人、单位职工的住房问题，那些没收的公馆和私宅除少数作为党政机关办公场所外，其余大部分由房产管理部门改造成单位职工宿舍，或变为普通居民住宅，一座公馆里安置十几户甚至几十户人家，昔日高贵雅致的公馆于是变成喧嚣混杂的大杂院。省城的大杂院一般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将原来的公馆进行改造后形成的大杂院。



增慧 画



第二种类型的大杂院是从前的四合院，一般由三五间正房和两三间杂屋组合，形成一座单门独户的小院落。这种院落小门小户，低矮院墙，普通平房，没有楼层，院子里栽种几株树木，摆放几盆花卉盆景，青砖黑瓦白粉墙的小院落简洁朴实，淡雅别致，虽不及大公馆红墙绿瓦的那种显贵气派，却也恬静舒适，非常宜居。过去的职员小吏、私营业主、书香门第大多居住这种院子。

我家邻居姚先生解放前是一所大学的英语教授，夫人是家庭妇女，临近解放前，姚先生花两千块银元买下这座院子，共有三间正房两间杂屋。姚先生夫妇没有小孩，后来收养了一个弃婴，原本打算靠这几间房屋养老，便将院子里最好的朝南的三间正屋出租，自己一家三口则挤在后面朝北的杂屋间。

五十年代，在改造私有经济的运动中，姚家的出租房产被没收，随后院子里陆续搬入五家住户。因为人多房少，房产管理部门便将院子中两棵海碗粗的桂花树锯掉，把墙根下的葡萄藤挖断，拆除花坛，填平土地，在院内增加三间住房，新搬来住户在自家的门前搭建煤池和鸡窝，原本空敞的庭院变得零七碎八，拥挤不堪。

四合院里三户人家共用一间厨房，另外两家则在走廊上做饭，那时候的家庭都使用煤炉和柴灶，每当生火做饭的时候，整座院子烟雾缭绕，热气熏天。夏天的夜晚，人们纷纷搬出竹床凉席躺在外面歇凉，男人们赤膊短裤、海式撩天，女人们挥舞蒲扇、唠叨家常，小孩子叽叽喳喳、上蹿下跳，气氛相当热闹。然而这一切似乎与姚先生毫无关系，姚先生眼睛近视，沉默寡言，平时总是低着头急匆匆走路，很少与邻居往来，也从不与周围的人扯闲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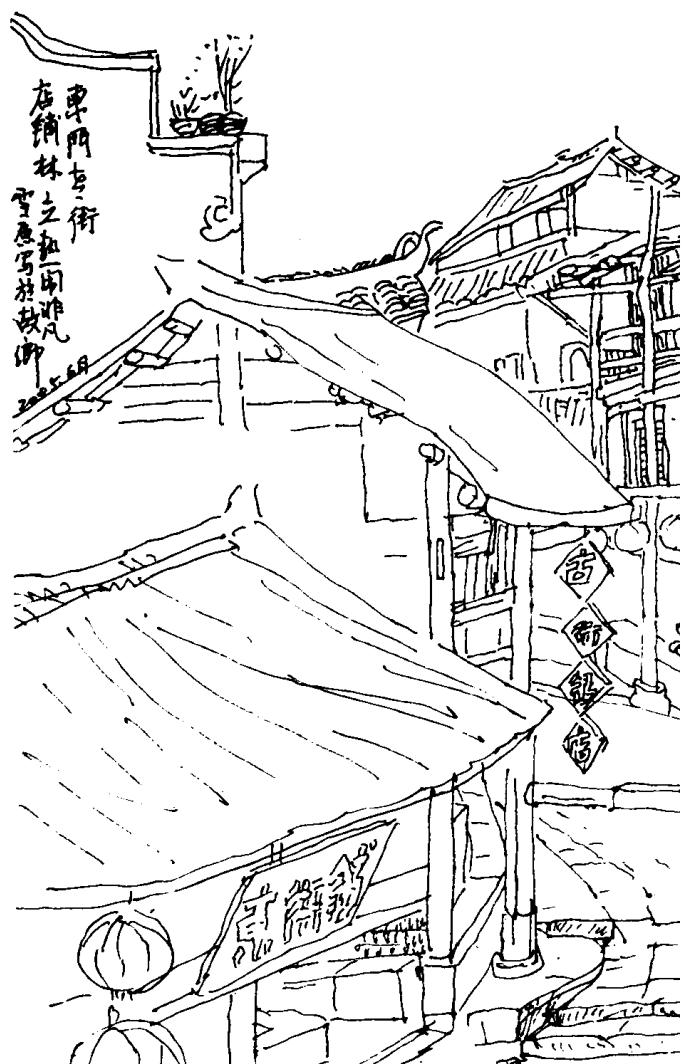
第三种类型的大杂院即从前的商铺，省城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同时也是全省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大街上的商家店铺鳞次栉比、生意繁华，按照省城的习俗和建筑风格，临街的商业铺面都是前店后厂式的建筑格局，即把临街的房子作为陈列货物和接待顾客的铺面，穿过铺面旁边一条狭长的巷道，便进入后院，后院进深较长，场地开阔，既有老板和伙计的生活用房，同时也有店铺的仓库和作坊，所谓作坊也就是生产制作车间。解放以后，实行公私合营制度，原小工商业主转变为国营单位职工，规模较小的商铺和作坊便被改造成为职工和居

民的住房。

一九三八年，一场“文夕大火”将省城烧成一片废墟。几年后，在战火中逃离省城的原住民返回家园，在焦土废墟上陆续重建一些简陋的房屋。后来又有很多外地来省城谋生的穷苦人家，他们在省城的偏僻地带或河边头搭建一些乱七八糟的窝棚。栖息在那里的居民大多从事修伞补鞋、烧砖卖瓦、拖板车、挑黄泥巴、拉人力车、卖擦牙灰、卖老鼠药等职业。

棚户区住宅多为板壁房，所谓板壁房，即用窑砖砌基脚，以竹木做屋架和墙壁，屋顶盖油毛毡或石棉瓦，室内用竹篾席做天花板。板壁墙透风不隔音，就糊些报纸遮缝隙，年长月久，墙壁上的报纸被煤炉柴灶熏烤得焦黄的、漆黑的。若遇狂风暴雨，板壁房屋顶漏雨，地面渗水，墙壁透风，摇摇欲坠。

河边头一带环境复杂，秩序混乱，语音南腔北调，房屋高矮不一，道路坑洼不平，天晴一身灰，下雨一脚泥。若连续下几天暴雨，地势低洼的小街小巷全部淹没，一些经不起洪水冲刷的危房随时可能倒塌，居民们便将门板和汽车轮胎捆绑一起，卷起被窝铺盖，乘坐自制





的救生筏逃生。破败不堪、杂乱无章的房屋形成棚户区各式各样的大杂院，便是大杂院中的第四种类型。

每天早晨，大杂院的男女老少拎着痰盂马桶排队上厕所，那种旱厕不分男女间，只有一个蹲坑，遇到人多时要等候大半个小时，有些人实在等不及了，赶紧骑单车跑到远处的公共厕所方便。

院子里没有公共浴室，即便公馆里原有的浴室也因为人多屋少而改成住房，洗澡很不方便。夏天，男人和小孩光着膀子，身上仅穿一条三角短裤，随意蹲在院子里或马路边洗淋浴，而女人洗澡很不方便，

她们只能将水提进房间在澡盆里洗。尤其住在楼上的人家洗澡更加麻烦，吃完晚饭后，打发小孩子出去玩耍，女人便用桶子将水提上楼去，然后小心翼翼地将水倒入澡盆里盥洗，水若泼到地板上就会渗漏到楼下的住户，碰上楼下住个泼辣人家，难免吵架，因此楼上住户非常小心。洗完澡后，再将脏水小心翼翼地倒入桶里拎下楼。三伏天里，人们为了洗个澡，需要楼上楼下往返几趟取水泼水，常常是刚刚洗完澡又出一身大汗。

大公馆的院子里的水井，深浅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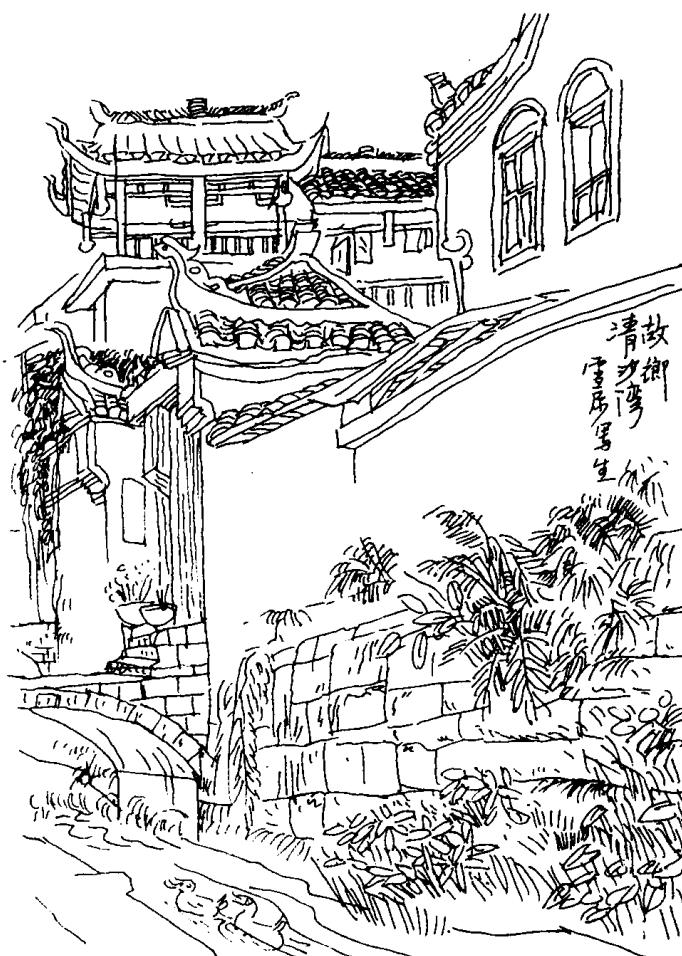


顾雪原 画

深约五六丈，浅约一丈余。井栏用麻石围砌，井边有石板、石臼、流水槽和下水道，某些公馆的水井非常考究，青石基座，双眼井口，井口上盖一座遮雨挡灰的凉亭，水井上方固定一木制轱辘架，水桶的提绳缠绕轱辘上，用摇手柄将水桶绞上来，既安全又省力。

每逢节假日，家庭主妇们聚集在井边洗涮，妇人们边洗衣服边聊天，嬉笑戏骂，吆喝喧天，绘声绘色地传播小道消息、花边新闻，说长道短，场面十分热闹。

妇女们坐着矮脚板凳搓衣裤，或挽起裤腿光着赤脚在澡盆里踩被子，按老一辈传下的规矩，被子必须用米汤浆洗，那种粗棉布被子含水量大而沉重，需要两个人才能拎起来，扭麻花似的使劲把水拧干，然后抖开晾在竹篱上。衣裤则用晒衣架撑开挂在树枝和电线杆上，因



顾雪原 画



为没有阳台，大街小巷中到处都是随风飘摆的衣裤、床单、尿片，五颜六色，多彩多姿，有人便说是联合国大会的万国旗。

院里十几户人家挤在一间厨房做饭，各家各户的柴灶、煤炉、案板、水缸、脸盆、水桶靠着墙壁一字排开，灶台前面只能站一个人煮饭炒菜，旁边的人出进必须侧着身子才能勉强通过。有时候厨房里实在转不开身，加上几台炉灶烟熏火燎的，呛得厉害，眼睛都睁不开，大家只好轮流进去做饭。

后来，住在二楼的人家干脆不与楼下的人挤在一起，就在自家门口的走廊上做饭，在楼板上垫几块砖头放置炉灶，用两条板凳搭起一张门板做案台。楼上做饭不能劈柴剁菜，动作稍微重一点，楼板便震得很响，灰尘掉落到楼下，必须小心谨慎。楼上的住户在走廊上做饭虽然免去了拥挤，但毕竟都是木结构楼房，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火灾，因此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大杂院人家无论是在厨房里还是在走廊上做饭，炒的什么菜，炖的什么汤，一目了然。大家一边炒菜一边聊天，彼此交流烹饪经验，有时候互相品尝一下菜肴的味道和主人的手艺。至于哪户人家来了客，客人从哪里来的，不出半天，周围的邻居一定会打听得清清楚楚，大杂院里是没有任何秘密和隐私的。院子里的住户操办红白喜事，左邻右舍都会热心帮忙，主家所需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被窝铺盖都是找邻居借的，我家的一部红灯牌收音机和一对人造革沙发经常被人借去布置新婚房。

由于大家隔邻隔壁、对门对户，彼此熟悉邻居的家庭状况，因此大杂院很少发生偷盗失窃事件。只要出现陌生人，一群坐在家门口或院子里做针线活的老太婆立即上前盘查，如果是哪户人家的亲戚朋友，主人不在家，老太婆便会热情地招呼客人坐下喝茶，等候主人回家。如果院子里有夫妻扯皮吵架或家长打骂小孩子，老太婆就会上门劝阻，并耐烦细致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因为这些热心善良的老太婆，许多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因此而冰消瓦解。她们是街道社区义务的治安员和民事调解员，北京人称这些老太婆为“小脚侦缉队”。

大杂院里的小孩子很多，其中很多还是同班同学，大家结伴一起上学，放学后回家一起做作业。吃过晚饭后，女孩子聚在一起跳橡皮筋、

跳房子、踢毽子，男孩子则喜欢追打打、爬墙上树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只要不逃学、旷课、打群架，家长一般是不会干涉小孩子玩游戏的。

小孩子们都都很勤劳，从小学会做家务劳动，每天清晨，到街上买几分钱豆腐脑回家，加入酸菜葱花煮一盆汤，全家人就着酸菜豆腐脑汤吃早饭，有时候另加一碟腐乳和剁辣椒。那个年代的家庭都不富裕，晖晖家里兄弟姐妹多，粮食总是不够，每餐在大米饭中掺入红薯丝、包谷粉等杂粮混合吃。痱子砣从小喜欢写字画画，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市中学生作文竞赛，他们家养了鸡和兔子，一有空就去菜场里捡菜叶子做饲料。晓红是独生子女，她家经济条件是大杂院里最好的，她每天早晨喝两角钱的鲜牛奶。

父母是双职工的家庭，由小孩子负责洗菜做饭。我们大院的阿立生得大脑壳细脖子，两肋如搓衣板，一身骨瘦如柴，他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勤俭顾家。阿立每天放学途中经过一座工厂的锅炉房，将煤渣中没有燃烧尽的焦炭捡回家，煮饭炒菜时往炉膛里添几块焦炭，蓝色的火苗迅速腾起，既没黑烟，火力又旺，爆米花和补锅的个体户以五分钱一斤的价格向他收购焦炭。在阿立的影响下，院子里的孩子们都学会去捡煤渣。

星期天工厂放假，父母在家休息，阿立不用做饭，他就跑到郊区去挖野菜，新鲜的荠菜、蕨根、蒿子、鸡婆笋、水芹菜、红薯叶、南瓜藤可以炒着吃，而马齿苋不仅可以小炒、凉拌，还可以晒成干菜储存起来，冬天拿出来与豆豉辣椒一起蒸着吃。

每天下午放学后，孩子们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挑水。大杂院没有自来水管道，井水只做洗衣洗菜用水，自来水则要到供应站购买，路程比较远。几条街区才有一个自来水供应站，一分钱买两担水，挑水的人排成一条长队，大家将扁担横搁在水桶上当板凳，有些人一边坐着排队一边看连环画册，个头矮小的孩子挑不起两只大水桶，只好将一桶水匀成两半，然后跌跌撞撞地挑回家。

懂事的孩子还会帮院子里的孤寡老人挑水、买米、倒垃圾、做藕煤，妇女则会帮老人们晒垫褥、缝被子，那时候的大杂院里充满了亲情和友谊。

